

《菩提資糧論》 第六講



繼續跟大家探討就是丁四，這個餘度為次資糧，即是在正取六度做這個菩提資糧的解說當中，第一類就是最主要的資糧，就是這個般若波羅蜜多，即是智度。其餘餘度，即是包括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那五類的波羅蜜多之外，還包括那四種一般人很少講的波羅蜜多，就是方便善巧波羅蜜多，另外就是願波羅蜜多，另外一樣叫力波羅蜜多，和最後第十地菩薩才圓滿成就，那個叫智波羅蜜多。上一次我們就將六波羅蜜多都介紹了，現在就講入另外那四種波羅蜜多。即是方便善巧波羅蜜多。方便善巧波羅蜜多裏面，我們是講了一部份，那上一次講了那個甚麼叫善巧，現在繼續講方便，方便有很多種，我們上一次正在講第三種，「不為自己，唯為眾生」這樣去修行，這個就是屬於方便。如果正確講，亦都為了眾生，亦都為自己修行，這樣才是究竟。要成就他人的目的在成就自己，這樣的時候，亦成就自己目的亦成就他人，這個就是方便。上一次我講到這處。今日繼續處理的是能夠「以他心智(去)知(道)各各根」，菩薩的神通是很好好的，應該是有很高的神通。他們(菩薩)應該有他心通，利用自己修行所得的他心通，能夠知道那個(眾生)，因為要普度眾生，因為甚麼都不為自己，唯為眾生，所以要知道眾生的根器。因為菩薩了解根器的時候，替他們說法，成就眾生。

所以(菩薩)應該有他心通。不只有他心通，還有宿命通，知道眾生過去世是做過甚麼行為。「以宿住念」，念即是定來的，即是用一種定，記憶對於過去，對於其他的眾生過去住在甚麼世裏面，他們有甚麼行為。我都能夠記憶不忘的，那即是說這個是宿命通了。用宿命通去知道那個眾生的三世而無礙地了解。那知道過去三世的時候，今世能夠更加度眾生，成效自然高很多。還有用各種神通的自在，就「以自在神通得如來自在通」，因為最高的成就是如來的境界，即是如來得甚麼自在神通，我都應該方便善巧，得同一樣的自在神通，得這些神通做甚麼呢？目的都是利他，那麼「以入眾生心」，能夠了解每個眾生的內心世界。「欲知諸行相」，知道每個眾生心裏頭的活動情況，那個行相的活動，了解對方的心、了解對方怎樣思考、怎樣思維，

就因應他的思維方法、活動行相，去普度他。於是就是去普度一切眾生了。普度一切眾生之後，「已度」眾生，自己，這處「已度還入」，我自己都不會流轉生死的，我會再次入去流轉生死。我自己已經能夠去度他，但能夠度他又能夠自度。自度的時候，我不入涅槃，我自己能夠度自己，但我不肯入涅槃，不入涅槃的，還入世界，即是乘願再來，還入這個流轉的世界。

這個菩薩跟小乘不同，因為方便善巧就是第七地圓滿，即是大乘的菩薩修行到第七地，方便善巧就圓滿。那如果他是第七地方便善巧圓滿的時候，他要方便善巧，就不肯入涅槃的。而小乘人去住了不還果，即是大概第七地相對於那個小乘，即是聲聞乘大概是不還果，證不還果。第八地就相對地證阿羅漢果的境界，即是小乘、大乘的境界相對地講。第七地等於證不還，第八地等於證阿羅漢，所以到第八地和阿羅漢的時候，他們的阿賴耶識不叫做阿賴耶識，因為他們不再執著我，他們的一切執著煩惱不現行了。所以，但是那些小乘人到七地的時候，快些入八地，即是不還果之後，都生在色界裏面，都不下來欲界，只(留)在色界證阿羅漢果，就完成他那個修行。但是大乘菩薩不是，我雖然能夠自度，能夠去入涅槃，再修行多一地也涅槃，但是我都不入涅槃，再還入這個世間，再回來這個世界。

再看了，很積極了，「無染而染」，說一切染，因為雜染的心理活動，我已經控制著，無雜染心理活動。但是我們顯示出雜染的心理活動，這個在唯識家是故留煩惱，所以唯識家的故留煩惱，不是唯識家才有，中觀亦都有這個思想，我能夠入涅槃，我不入，我還入這個世間。我能夠將一切雜染的法，全部都可以降伏盡的，(但)我不去降伏盡的，我還保留一些染法。保留染法有甚麼好處?就可以跟一切眾生一同生活，去體驗他們生活那種苦況，這樣來到增強悲心，來到度他們，如果你完全沒有煩惱的時候，你很難跟有煩惱的人一起生活的。由此，我們看看四攝裏面，同事，是嗎?四攝就是布施、愛語、利行、同事，要怎樣才能夠同事?同事是我跟他一樣示現煩惱，他喜歡賭馬，我便跟他一起賭。你無煩惱、你無染怎能夠跟他一起去賭馬。(你)賭馬的目的不是要跟大家贏一場的意思，目的是去接近他，是把捉了每一個機會

去開導他，是嗎？待他接受佛家的思想，轉過來(佛教)，回頭是岸，這樣的意思。這樣跟他一起的，他「打啤牌」的，你又應該跟他一起「打啤牌」，這才對。甚至，如果你聰明，他吸毒，你都跟他一起吸毒，不過你不要嘗試，因為你不是金剛不壞身的時候，你這樣做就不好。不過，第七地菩薩可以，你吸毒，我又一起吸。他不會被毒癮去控制自己，因為般若智去指導他，就不是一般眾生可以，第七地的(菩薩)就無所謂。示現魔都可以，你看看下面，繼續看下面，「捨擔更擔」，我本來的擔子，苦惱擔子應該要放下，因為再承擔起一切眾生的痛苦擔子。

這一件事，我老師唐君毅先生，他對基督教不是十分……即是基督教的境界不是十分之高，但是他有一樣是相當欣賞，就是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，承擔救贖一切眾生的罪行，以前我上課的時候，這點是很欣賞的。為何？他能夠承擔他人的痛苦，是嗎？承擔他人的痛苦。甚至我們無能力去承擔，而發心真的敢去承擔，譬如耶穌他真的釘十字架，未必他真的承擔所有眾生的罪，但是他發了心，我犧牲我自己，把我自己釘在十字架上面。所有眾生奉我名字，他又不會這樣講，「信我的時候，我都能夠救贖他的罪，為他的罪而救贖，為所有眾生的罪而死亡。」這個心是很難得的，這個心是很偉大。這樣的時候，菩薩應該都有這樣的偉大的心。本來我把流轉生死那種擔子，應該可以放下，但是我都不放下，再承擔人類的流轉生死的擔子，這個是一個非常積極的行為來的。再看，「無量示量」，我的智慧、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是無可限量，但我示現它有限量的，可以表現無限量，而且都示現出有限量。不過智慧是無邊的，我不將我智慧無邊顯示出去，顯示我是一個傻子，大智若愚那樣，有限的。這些是佛教很精華的。

就這樣看佛教的理念和精神高度境界是何解？可以銜接所有宗教，看這處已經知道，最殊勝的，最勝的示現。本來我行為、我的思維、我軀體的力量，本來最殊勝，我智慧最殊勝。但示現很卑劣的，即是跟其他人一起。如果示現你所有殊勝，高過他，誰人敢接近你？無人敢接近你。所以你是最有智慧的時候，顯示是普普通通，跟一般人一樣，目的是要度生，即是前面所講。然後，這幾點都很難得，本來我是已

度，我還入這個世間。本來他無染，顯示他、示現他的染。本來我無這個流轉生死的擔子，重新承擔這個擔子。本來我可以顯示無量的力量，特別顯出有限量。本來我很殊勝的，我思維很殊勝，行為表現很殊勝的，我很莊嚴殊勝的，顯示得很卑劣的。老子說：「反者道之動」，正言若反，講相反的東西，你最殊勝，顯示你是反，無量顯示有量的，完全反的，從反面來的。那麼下面了，因為要方便故的時候，「涅槃相應」，因為我要方便度生緣故，本來我能夠與涅槃相應，但「墮在流轉」，我墮落，甚至落去地獄世界裏面都不定，是嗎？流轉世間、墮落去下面，我生三惡道，害不害怕入三惡道。本來你是初地之後，永遠不入三惡道，但你都發心入去三惡道。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。」你就可以入去三惡道裏面。

雖然你「行涅槃(但)不畢竟寂滅」，本來我是可以入涅槃，無了生命，但我不肯完全證入涅槃境界。因為你完全證入涅槃境界，即是甚麼？即是你無了你的生命，你再不能夠度生，就不會畢竟涅槃的。不會。這裏下面，我們經常都說，我們「不取證」，就是不取證涅槃，即是我們有能力入涅槃，但是我偏偏不入涅槃。這個方便，這個是我們發大菩提心，我們入涅槃，入大涅槃、入大菩提，現在我偏偏不入，完成我的願，度生的願。還有「現行四魔而超過諸魔」，我們可以變出、顯現出五蘊的魔，顯現出煩惱的魔，顯現出死的魔、顯現出天魔等，那麼多個魔，但我就不會變了一種魔，來到控制我的生命。我能夠一方面顯示四種魔，另一方面能超越這四種魔。顯示四種魔要做甚麼？要降伏其他眾生的煩惱。所以佛都不是顯示完全慈悲的相，有時顯現魔王那樣相，目的要降魔伏妖，那就顯示四魔相。這處有很多，太多的話，我不要那麼多。雖然我有時候為了度眾生，我顯示聲聞乘的威儀，又可以顯現獨覺乘威儀，一顯現聲聞乘的威儀，而度聲聞乘眾生。又顯現獨覺乘威儀，去度甚麼？度獨覺乘眾生。但我不會隨他入去聲聞乘、獨覺乘去(做)自了漢。所以我又說「而不捨樂欲佛法」，我對成佛那種真理，我不會捨離，顯就顯示這個聲聞乘境界，顯就顯示這個緣覺乘境界，但我最終都是跟佛的路線走，要成佛的。那前面講很多方便，都是很難得的方便，那就做一個總結了。

「如是等巧方便」，巧方便即是善巧方便，「波羅蜜(多)中所有教化眾生方便」，都包括在裏面了。這處就舉了另外一方便，又可以現女身來化男子，譬如一些男子，他還是欲界眾生，你顯示一個女孩去跟他一起生活，目的是去感化這個男子。所以觀自在菩薩有時候用女身出現，好似唐朝的造像，多數觀世音菩薩是用男身出現，大丈夫相。但是唐之後，五代、宋、明的觀世音菩薩用女身的像，因為他可以顯示女身。他是男生，都可以示現女身的。所有菩薩，你發現他們是男生女身的菩薩，都是女身的，有髮、有瓔珞等等的各種裝飾，他可以示現女身。所以菩薩的像是很優美的，因為他用女身去顯示出來，於是你去度一個男子，你都可以顯示女身去化度他的，目的是甚麼？「令其調伏而受教」，得到降服一些煩惱，接受佛家教法，那麼種種方便。「彼等方便是菩薩教化(善)巧方便住處」，我們每個眾生都應該知道的。即是我們知道，我們應知這個菩薩怎樣化度眾生，各各地方，我都要完全了解到。這樣到完全了解，那你是第七地的菩薩，第七地的菩薩對方便善巧波羅蜜多，不止了解，根本是圓滿成就。這個講的就是第一類，這麼說方便善巧有甚麼用呢？那就引《成唯識論》，這些不是中觀學派，這個是唯識的講法，方便善巧是第七地圓滿的，它有兩種作用。這裏是講義無的，因為太省了，因為我省略很多，我把用一兩點重點提出來。那是迴向方便善巧和拔濟方便善巧。迴向方便善巧，就是把以前我所修成的六波羅蜜多，要迴向我成佛的，我不是將六波羅蜜多要來變成修這個聲聞乘和獨覺乘，亦都不是修人天乘，而對向成佛。集中對向成佛，這個自利。另外，利用前面修六波羅蜜多圓滿了，要來拔濟所以眾生。拔濟，即是拔眾生的苦，濟他們由此岸，濟即是度也，是嗎？由生死的此岸，濟度到甚麼？解脫的彼岸，目的是這樣的。

所以要方便善巧，你無方便善巧的時候，你就不能夠將你所修的波羅蜜多，對向你的大涅槃和大菩提。如果無方便善巧，又不能夠將你以前修得波羅蜜多，去拔濟所有眾生，都是不可以。拔眾生苦，濟即是度也，救濟，將他由此岸帶到他到彼岸，你不能夠的。你有方便善巧就可以，上面就是顯示各種方便善巧了。接著下面就是十波羅蜜多中，當中的第八類，這個是第七類。兩句說話，筆記都很容易。接著就是第八種波羅蜜多了，是一個迴向、一個拔濟方便善巧，兩種方便善巧。那就 h 了，這處就

是h段了，「我今當說願波羅蜜(多)」。願波羅蜜多是第八地菩薩才熟悉。我這個是甚麼？自在比丘講的，這句是自在比丘的。如果自在比丘有好多願的，我們是省了很多來講，將它全部講不可行。只是講那些十波羅蜜多，去了十幾堂，我們廿四堂是不夠時間講。省略那些是次要的，最重要那些我都不省略的。於是，就講那些菩薩有幾多種叫願波羅蜜多。就有十種願波羅蜜多，看看那些願。

第一樣，「所謂供養給侍諸佛無餘，是第一大願。」，即是我要侍奉所有佛。第二個願，「於彼佛所」，在佛的世界裏面，或者他的報土、或者他的化土，或者佛的自受用土，或者不行就他受用土，或者是化土，那裏是要「持大正法」，能夠掌握佛所教的教法。「攝受正覺」，能夠利用教法去得到正覺的。正教，有人攻擊我、破壞我，我要保護它的，「普護正教」。佛的教法要維護的，不讓人將它攻擊或者將它亂作解釋。所以當人將佛教來扭曲的時候，你身為佛教徒有義務將它矯正的，那些不是正法，講到正法為止。因為末世時代，因為修證，能夠讀佛學而能夠證得果位很少，一萬個沒有一個，相反正法被人曲解的很多。你要將曲解了的正法，要維護它、保護它，重新建立正解才可以，就有這種責任，這是第二個大願。第三個大願，「諸世界(中)」，就不只是這個世界，所有世界，如有佛，「諸佛出興」，即是有佛出世，在那裏興旺佛教的，「始從住(我就跟他一齊)兜率(內院)」，於是住兜率宮。從開始的時候，我要跟那個佛。他住在兜率天裏面，內院裏面，宮殿裏面。接著，「乃至」，即是初初這樣，後來怎樣，乃至就是跟著佛降臨這個世界。降臨這個世界之後，就跟著那個佛「入胎」。佛入胎，你入第二個人的胎，於是，所以你前面的方便善巧的原因是這樣。如果你是完全無染，你怎樣入胎？是嗎？你入胎的時候，要有一些染才可以，有些煩惱才可以。譬如你入欲界胎，你要保留少少欲界煩惱，你之後才入到胎。就要入胎，佛入胎，那你又入胎，入第二個人胎。

那麼佛住在胎裏面，你又住在胎裏面。那麼「初生」，就是(佛)出世了，你又出世了。那麼(佛)「出家」，你又出家，這裏指佛出家，你又出家。「證覺」，佛證正覺，或者你未證到都不定，你跟隨他一起。你「請轉法輪」，佛能夠證覺之後，他就

成了佛，成了佛的時候，你應該請他普度一切眾生，說法。請佛說法。於是，佛涅槃的時候，你都跟他一起，你不是涅槃，你「皆住其所」，你看著佛涅槃。這樣「受行供養(他)，初不捨離」，從開始的時候跟著，這個過程是所有佛都是這樣的，所有佛出世的時候，都在兜率宮開始，這樣下來這個世界，一樣「入胎」、一樣「住胎」、一樣出世(「初生」)、一樣指天指地，「上天下地為我獨尊」這樣說話，一樣結婚生子，一樣是「出家」、一樣是坐道場、一樣是見道、一樣是成佛、一樣又去說法，一樣入涅槃。所有佛都是這樣，要示現，根本成了佛，你又未成佛。有些人去修，即是我們去修淨土，有些人修彌陀淨土，但是別人修兜率淨土，一樣這樣修兜率淨土。即是你的佛，如果我們的發心要生去兜率，那些第七地菩薩、第八地(菩薩)不用的，願就可以了。第八地，我發一個大願，我就要去那裏生，因為第八地我可以不流轉生死的，因為他那個分段生死是無了，有的是變易生死。即是因為我們有為法，是生生滅滅、生生滅滅，不是永恆的，那不是永恆，都是變易，前一剎那與後一剎那不同。那變易生死無一個分段生死，假如我願生去哪裏、哪裏，就生哪裏，你知道佛快要出世，就生去那裏。因為所有的佛都是由兜率天下來的。

釋迦牟尼都是生在兜率天，才下來這個世界成佛。我們知道彌勒佛是下一個，你應該怎樣？發願，我們發願，他第八地不用發願，可以即刻去生兜率天。兜率天和兜率內院，那就兜率內院就是第一跟彌勒佛下來世界，你又下來。他投胎，你又投第二個胎，你又跟他一起這樣的。這個整個過程就是甚麼？整個過程就是兜率淨土的修行方法來的，原來整個兜率淨土是這樣的，你就跟他。這個兜率陀天生的時候，即是彌勒淨土，是這樣修行的，是嗎？你要先發心生在彌勒淨土，彌勒下來這個世界的時候，你跟他一起落的，他就成佛，你就未成佛，你是請他說法的，就跟他學習的。那他成完佛時候，涅槃，你都未成佛，你就發現第二個快要成佛，又生在那裏，又上兜率天，又跟那個佛下來了。「值無量佛」，這樣叫值無量佛，這樣給待無量佛。為何這麼「遑迓」？目的是因為你要成就很偉大的、是圓滿的、所有佛同一境界，平等平等的智慧，那個一切智智的境界。你要用很長時間修行，三大阿僧祇劫修行。那現在他到第八地，還有一大阿僧祇劫，我上一次便說了，是嗎？見道之後，到第八地，即

是到這裏，是一個無量劫；到了八地之後，去到成佛(前)，還有一個無量劫，即是你修行了三分之二，還有三分之一，你未成就。我們說在印度講修行，根本無頓悟成佛這件事，這樣困難的，遲些成佛有沒有好處？

有好處，因為遲些成，有多些人去濟度其他眾生，你趕快成了佛的時候，那些人永遠是連佛法都未聞的，那些人怎麼辦？所以大乘不想那麼早成佛的，不想那麼早自我解脫的。解脫了，你的悲心就不強，你強的時候，你就不要解脫，不要入涅槃，不取證涅槃，特意不證涅槃。第十地都不證涅槃的，由八、九、十三地都很少的，很短的，大概一個阿僧祇劫，一個無量劫那麼長時間，正因為他們悲心很強，你不捨眾生，所以這麼做。好了，「不捨離」，「初不捨離」，開始的時候，就不放棄，就跟隨那個佛，不止跟隨一次，無講幾多次，因為很多次，因為有一個阿僧祇劫那麼長。你發現這個大願就很有趣，這個第三大願，你愈渴望講，愈離開我們的經驗，因為不是我們能夠成就，是那些修行到很高境界的人，才能成就這個境界，愈下面，我根本不能夠理解。因為那些人是地(上)菩薩的境界。即管看看他人的境界怎樣。第四種大願，「諸菩薩行」，即是所有菩薩修行的時候，菩薩行是「曠大無量」，很多事要做的意思。「不離諸波羅蜜多所攝(之)善淨諸地」，所有那麼多無量的行為要做，不外乎是波羅蜜多所攝的清淨的善行，它有不同的境界，諸地的地即是境界，不同境界，所有善清淨行的不同的階級、不同的境界，這樣的時候要做些甚麼呢？

是「出生」，你生那些境界要怎樣呢？「出生」諸菩薩行，即是你出生的出字沒有解釋，你要顯示出不同的菩薩行，至於怎樣的菩薩行？要修飾它，顯示「總分」的菩薩行、「別分」的菩薩行、「同相」菩薩行、「異相」的菩薩行、「共轉」的菩薩行、「不共轉」等等的菩薩行，你都能夠去做。那麼多形容詞去形容諸菩薩行，你要完成的。「總分」即是全部；「別分」即是一部份；「同相」即是其他菩薩行為跟你一樣的；「異相」即是別人的行為，這個菩薩行為與我菩薩行為不相同的；「共轉」是一齊完成的。因為同相、異相沒有一起，可能今日做一件事，我明天又做同一件事都可以的。但是共轉一定要是同相，共轉即是相同的事是一起做的，不共轉，異

相都可以。即是你做這件事，我做那件事。你行布施，我行那個持戒，這樣也可以的，要一起做。不共轉，轉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就不是同時的，各有各做，不同時間做。但是後期就做一切曠大無量，完成曠大無量的菩薩行，我都要做。就舉一些，那麼要「如實」去修持波羅蜜的「教誡、教授」。「如十地道」所說的這樣修持的波羅蜜。有關波羅蜜的教誡和教授。即是怎樣？教誡、教授，教誡就是守戒，佛教你要遵守甚麼教戒；教授，即是道理，佛所教的道理。佛要你要守甚麼戒，與那個波羅蜜相應的戒，與波羅蜜相應的法。依法，我就如實地去修，和依著十地道說，十地道是甚麼？

十地修行的道諦，這個諦是道諦。即是苦集滅道，你要修滅的時候，一定要修道諦去完成滅道，修道諦是跟著一個程序的。跟著初地、初地到二地、二地到三地，三地到四地、四地到五地、五地到六地、六地到七地，七地到八地。到八地的時候，我的願波羅蜜多就圓滿了，未到八地的時候，都是一地地那樣修，那麼叫做「如十地道所說，(應該)修治波羅蜜(當中的)教誡、教授」，那麼我都要修行、我都要完成。「授已」，授這些教誡、授這些教法。要去「住持」這些教誡、「住持」教法，起心動念成就發起這個教誡、依這個教授，去做我應該做的事。於是「出生如是等心」。於是在心要發起的時候，你要將你心中的願成就，依著你發心的事，去做這件事。於是分了幾個境界，「住持、發起、出生」，住持的心、發起的心，依著這個心去成就，做要做的工作。這個是完全依教授、教誡，對向波羅蜜多，而且去住持。對向波羅蜜多去發心，對向波羅蜜多去舉心動念，完成你應該修行的，這樣是第四大願。第五大願，你度眾生，都要度這個不同的三界九地都有眾生，於是「無餘眾生界」，我都要「悉皆得成就」，無一個界的眾生我不成就，即是甚麼界？舉那些界了，界者即是類，界即是解類，所有眾生之類，無有漏網之魚，所有眾生我都統攝了，不同眾生的品類，我都要去使他們成就，讓他們了解佛法的，讓他們除了所有的煩惱，除了流轉生死，超越流轉生死，因為一起都住在一切智智裏面，佛的智裏面，即是同時成佛。

這些眾生要用一些詞語來修辭它，所以難讀是印度文，有很多詞去描述那些界，即是品類眾生，有些眾生是「有色」那類，即是有些眾生是有色界，即是有物質的眾生，身體有物質性。有眾生是「無色」，有些眾生無物質的。有些眾生是「有想」，即是有意識活動，能夠取像的，意識活動。有些「無想」的，即是無意識活動，不取像的，都無的，因為你可以發願，修行一個無想定，是嗎？你死了之後，生去無想天，那些眾生在無想天的時候，無想天的時候，大家知道他的意識停了。他的受想活動是心所來的，無受的心所活動，無想的、無取像的心所活動，無受無想的時候，意識便停了。為何？因為所有心識起的時候，依五遍行心所，觸、作意、受、想、思，是嗎？無了兩個，整個意識就會停了。即是你入定的時候，自己覺得想是不好的，取像是很膚淺的、取像是很粗糙，我喜歡心細，我不喜歡擾亂其心，這樣去暗示自己，這樣去修無想定的。無想定是將意識停的，停了的時候，你根本死了是生無想天的。你入無想定的時候，你已經是無想界的眾生。那你生無想天，更加是無想界眾生，是色界來的，他是有物質身體的。

但是，他的意識是停了、他的思維是停了，不過有兩個識會動、活動中，哪兩個？阿賴耶識、末耶識，是活動中，其餘就無活動的，這處只有唯識是通的。其他的宗派多數不會講清楚，因為一講所有識停了，因為其他宗派講六識的。你不是有情，有情一定有識的，是嗎？識的活動才有有情，食都有一種食，叫甚麼？「識食」，是嗎？四食裏面，有段食。現在有段食、思食、觸食那些之外，還有甚麼？識食，因為你是有情的心識活動的，心識活動滋潤你的身體、滋長的身體，保全的身體。保全你的生命，身體都不對，保全你的生命。無識哪有情？你說他無情、說他石頭一樣，是嗎？你是草木一樣，你不是眾生，哪麼怎樣可以？唯識家就說不是，所有入無想定的人、生無想天的人，他都有心識活動，但是心識活動就不是前六識，即是不是眼耳鼻舌意身識、意識，而是末那識，執我，還有一個識，阿賴耶識攝持你的功能，攝持你全個生命的功能，有活動。如果你無了阿賴耶識去攝持功能，你怎出定？你出定之後，你有生理活動與心理活動，生理活動和心理活動需要功能。你無功能變了石頭怎樣動呢？怎樣說話呢？因為石頭無了功能，無說話功能。但是我們的阿賴耶識，是攝

持我們生理活動與心理活動的功能，所以出定的時候，阿賴耶識仍然可以提供功能，讓你活動。

唯識家就很清楚的，由此你讀中觀學派的時候，你都記著要讀唯識，一定要讀唯識。讀唯識都要讀中觀，你就會通達了，比較通達了。這些眾生就是有想跟無想。有些眾生，這類，有些有物質活動那類，有些是無物質那類，有些是有意識、前六識活動那類，有些是前六識停頓那類。有時從生來到分類，用界來分類，「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」等等，那些眾生「三界同入、六(趣)共居諸生」，我跟他們一齊生。他是色界能夠生，我又生色界；他是無想定，我又入無想定。所以你是大乘的時候，都要懂得那些外道怎樣入無想定。所以你怎樣跟入無想定的人溝通？你要知道無想定是怎樣入。他是卵生，你又變了一隻小雞、雞蛋那樣生出來，跟他相應，你又變小雞。我們不可以，八地的人可以，第八地，他變了一隻蚊，我又變一隻蚊，大家都是卵生。那條魚是胎生、有些魚，是兩樣魚，有一種魚是卵生，有些魚怎樣？胎生。你又變卵生的魚，跟那隻魚一起游，去化度，這樣的做法。裏面很神奇，怎樣神奇？

因為他是第八地菩薩，那即是圓滿了，所以願是這樣願，跟他們一起生活的。「共居諸生，順去名色所攝無餘眾生界」，這個名色所攝，名色都是五蘊，名代表甚麼？心理活動；色是甚麼？物質活動。那你一起，他那個五蘊在哪裏，我就去哪裏。不一定是五蘊，即是他的生理活動與心理活動在哪個地方，我就跟他在哪個地方。哪裏是甚麼？是攝無量眾生界，要攝受這些的眾生。是不捨，攝即是不捨。不要捨棄它，唯有使到他「皆悉成熟」，使到他智慧成熟。使到他入佛法，「令入佛法」。所以是四攝當中的同事，不是的話，怎樣四攝？不過，我們就跟他一起打麻將這樣四攝，那些大菩薩不只是打麻將，他們直接入去狗身裏面，他是人做到狗一樣，跟狗一起生活。提出四生，隨著他在哪裏，生命這個名色，名色是生命，他的生命在那個地方，我就去那個地方，跟他們一起，攝受他們的。攝無餘的眾生，即是攝所有眾生，無一個遺漏的。無一個餘下，會遺漏的。攝無餘眾生，使到都能夠接受佛法。都能夠「斷除諸趣」，他現在流轉中，你目的是使到他不流轉。那「安立於一切智智」，即

是成佛，因為是佛的果是甚麼？是大菩提，大菩提是甚麼智慧成就？一切智智這種力量，這種智慧去成佛的。佛大菩提，即是使到得到大菩提，這樣就是一些菩薩第五個大願，這些願是很偉大的大願。第五個大願。

接著第六個大願，你要普度所有其他無餘界的眾生的時候，你要入眾生生活的世界。於是「無餘諸世界」，沒有一個世界是遺漏的，我「同入共居」，我入去他的世界，他在地獄裏，我就怎樣？入去地獄，是嗎？他做阿修羅，經常打仗，我又(做)阿修羅，打到手又斷、腳又斷、耳朵都被人割出來，因為同入去那個地方一起住。這個世界是怎樣？用一些形容詞，形容各種不同的世界，「曠大無量」的世界，無可限量那麼多，無邊際，世界那麼大，所以無邊世界，我們經常說無邊世界、無邊眾生，無量，哪有量呢？我們生存的世界不只是在地球，一早就知道世界是無量，現在這幾百年的西方社會才知道，佛在二千五百年前已經知道世界是無量、無邊那麼多世界。這個世界無邊的，這些世界有些細、有些粗的，有些很精微的、有些很粗糙的世界。有些橫的、有些打直的，有些打橫的，有些倒的，有些橫的世界，有些直的世界。有些平面的，「平住等」世界，就有不同的形態。於是就用須彌山，須彌山頂、須彌山腰、須彌山直的那個島的世界。有些不是平坦坦的世界，有些直的世界，即是不同形態都有，不只是地球那樣的形態，不同形態描寫世界，無邊的世界。這些世界我都同入共住，跟他一齊生活，這些世界幾多？

「順去十方」，我跟他一致、一起，十方我都能去到的。十方世界，甚麼叫十方？東南西北上下加東南、西南、東北、西北……是嗎？即是四維，四方四維上下，指其大概，立體是嗎？這處就是東南西北，這處就東北、東南、西北、西南……這樣就是平面了。還有上下，立體，即是我是中間看的時候，一個 sphere，一個球狀。這個世界是球狀，球狀四周圍都是世界，而無邊際的，不知道哪有邊。即是銀河系怎會是最後……這些 universe 世界怎會是圓形呢？現在講 universe，我們……像是怎樣怎樣的描述 universe 的建立，都是科學家推想的，未來可能這種的推想又被後來發現的推翻的，佛所講的就是最精明了，無邊。我們現在認識的宇宙是這樣，佛所認

識的宇宙不是好似一個球，慢慢地吹脹的那樣。

現在我們的科學家說，我們的宇宙是慢慢向外邊擴展、膨脹中，是嗎？有邊是嗎？膨脹中是有邊，你想一想是不是。這個宇宙是否有邊？膨脹中，如果他講的這個是物質世界，他在講的世界只是色界世界或者欲界世界，未及到無色界，無物質的，根本看不到。你用甚麼電子望遠鏡都看不到，因為電子望遠鏡接觸到的都是色界、物質的世界。因為佛教所講的世界，有些是完全無物質的，完全無物質都有的。因為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於是無邊的，一定講無邊的，是十方的，這個世界是輻射性那麼射出去。那他都去到的，「順去十方」世界。這個世界很有趣，「分分猶如帝網」，每一分都好似這個帝釋那個網狀，帝釋有一個網的，裏面有些珠、有些寶珠的，摩尼寶珠，是嗎？摩尼寶珠，一粒摩尼寶珠，就是所有摩尼寶珠射在一粒寶珠上，一粒摩尼寶珠可以攝持所有的摩尼寶珠。那麼一粒摩尼寶珠，攝持所有摩尼寶珠，它的影像都射去其他的摩尼寶珠裏，其餘的摩尼寶珠都攝持這粒的摩尼寶珠所攝持的其他摩尼寶珠。

於是就無量那麼多世界，帝網重重，即是法藏比丘去跟武則天說這個帝網重重。究竟互相影響，影響多大呢？就將十面鏡子排好了，中間放了一支蠟燭，一點(亮蠟燭)時，你要發現蠟燭的影像是無窮，因為這些影像射去第一塊鏡子的時候，第一塊鏡子射去另外一塊鏡子，每一塊鏡子就收持其餘九塊鏡子的影像。但是九塊鏡子的影像，在這塊鏡子投射到每一塊鏡子的影像，是無窮。於是顯示無窮世界，因為每一個世界都反射其餘世界在裏面。於是，分分，每一分好似帝網，摩尼寶珠那樣。「入於分分」，每一分的影像射入去一分裏面，這分就倒射去每一分裏面去的，即是帝網重重。講這個世界是重重無盡，不可算數來到計算，好似帝釋的摩尼寶珠網一樣，是每粒珠都有反射其餘珠的形態，這個世界就是無盡了，重重無盡。重重無盡我怎樣入呢？「以智順行」，我用我智慧，用我般若後得智入去這個世界，隨順這個世界，做甚麼？去度眾生。上面那個願以人為主，這個願是以世界為主，這樣不同的。剛才說眾生，我要這樣度色界眾生、欲界眾生。但是色界眾生住在色界世界，欲界眾生住在

欲界世界，你要住那裏的時候，你要度他的時候，要去他的世界裏。所以，這些願就成就你能夠生在他的世界，剛才那裏只是去接近眾生，去化度他，使到他能夠接受佛法。現在就生了，發了那麼大的願，生在這個世界裏。

你問：無量的世界，我有量的世界，怎樣能夠生無量世界呢？那麼問題就是第八地，他可以顯示化身出來的，他都可以顯示化身。如果不是的時候，不能夠顯示化身的時候，第八地的觀自在菩薩，即是觀世音菩薩，如果你死了，如果你在死的時候，你又念佛，一心不亂，於是觀自在菩薩、大勢至菩薩，他來接引你，是嗎？他未成佛的，他來接引你的時候，但是好多時候一起死，無量世界都有好多人一起念彌陀，去生他的極樂世界，他怎樣能夠全部都接引到，當然有化身，是嗎？即是不用真的去的，我常在定中，有眾生跟我願相應，我就自然去蓮花接引，那麼才可以的。他不用走去的，他常在定中就搞掂了。他不需要去的，他好似塊鏡，甚麼影像在前面，要那樣映射出你這樣的像出來，不需要去走你那那裏顯示相，是嗎？有一萬朵花在我像前，一萬朵花的像都會顯示的。一朵花在我的鏡前，我就顯示一朵花的影像。他們入世界都是，不需要我現在要去這裏，疲於奔命，四圍去的，不需要。因為他的願應該是這樣，一剎那就願成就了，這樣才合理。

同一道理，信基督教都是一樣的，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，如果要救度人、替贖罪的人，在你面前，我們要跪在耶穌面前，你贖我罪，這樣才贖到。耶穌無用，因為很多人一起，你怎樣救？耶穌不需要逐個走來我們身邊救你的，不用摸一摸你的頭，拿水洗一下他，這個是儀軌來的。不用水的，不用聖水的。如果聖水的時候才能夠，很多人不能夠得到聖水、不能得度，耶穌不能夠贖你的罪。一樣道理。所有宗教講這個都是這樣。你不要問他真的能不能夠做到，但是你發這個願已經很偉大了。你不好問真真正正能夠？因為你的智慧低，你能不能夠證明我能不能夠，亦不能夠證明我不能夠。但是你能夠發這樣的願，無量世界，我都要生在這裏的，這些願是很偉大的。你當藝術來看又可以，你當它真實事情來如是看，如果他真的發這樣的願，這個願就很值得我們欣賞。「雖不能至，心嚮往之」。佛教最終精神是要度他，要度他，一定

要這樣的願才能度他，如果不是度不到他，你度極都是度一些你接觸到的人，哪有何用呢？

照理應該能夠的。我寫了一本書，那本書賣出一千本，一千人讀到這本書，是嗎？不用我逐個人說給人聽。不用的，譬如現在我們聽電台廣播，同一個頻率就會收到你的，不用電視機、收音機收的，他坐下心相應就收得到你講甚麼。你不需要去，逐個去，那些是很 minor，很低劣的功德。大功德是不需要去，一心就可以，你發一個心就可以。跟你一起做，臨近取譬，從你日常生活開始，這個是第六個大願。愈做愈玄妙，第七個大願。「一切土即一土」，即是一切世界是一個世界，「一土即一切土」，一個世界顯示無量世界，「平等清淨」的世界，所有的清淨「無量國土」，我都要莊嚴它，即是莊嚴佛土。「莊嚴佛土，即非莊嚴，是名莊嚴。」《金剛經》說我莊嚴一個佛土，即是莊嚴一切佛土。我莊嚴一切佛土，即是莊嚴一個佛土。莊嚴一切佛土，是平等的，因為最高境界是完全一樣的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一樣，無上正等正覺，正等是所有人成佛都是這樣的。到最莊嚴的時候，無以上之，這個指至善是指最莊嚴的時候。無可比較，大家一樣莊嚴，無分你我的。如果有階級分的，這個就不是佛，這個不是佛教最高境界，佛教最高境界，所有人都是一樣。人皆可以為堯舜，東方人有這些思想，所有人的修行都是內聖外王，都是成為聖人。

佛教所有眾生怎樣修行，修行到極都是成佛。成佛是最圓滿，是無以上之，無東西超越了它的，到那個時候，是無進步的。極限，因為它的極限不可以測度。海怎樣深，是可以測度；佛那種圓滿莊嚴，是不能夠測度。我發大心、我發大願，要莊嚴一切世界，全部最莊嚴的，無以上之，是平等的莊嚴。那就不是用花鬘莊嚴，不用理會，是用菩提行去莊嚴它，「普皆莊嚴」。既然那麼莊嚴，眾生生這些世界，就無煩惱了，「離諸煩惱，淨道具足」，每個都清淨，沒有煩惱，「無量智相」，那些眾生，「無量智相眾生充滿」，無量智相是充滿世界。所有眾生都是清淨，具足清淨的修行，一切煩惱離開了。那時候的境界是佛的境界，於是「入佛上妙境界」。那麼入佛的上妙境界，「隨眾生心示現」，顯示佛的最高相，最微妙的境界顯示出，令到眾

生就心生歡喜，這樣就「是第七大願」。莊嚴一切世界，去使到眾生覺得歡喜。覺得歡喜就不會苦惱，順自己修行，自然去降伏所有煩惱，去一切煩惱，那就達到一個清淨的、無邊智慧的這樣的眾生境界。那這個是第七大願。愈來愈厲害。第八大願，就「為與諸菩薩同一心故」，所以我發願，就「為不共善根聚集」在一起，第八大願共同成就一件事。為了與諸菩薩一同攀一個境，「常不離菩薩平等」行的，這樣的發心。

即是同一起合作完成那個成佛的使命。「為發起自心」，好似「入如來」的，使到發起我們的自心。發起自心入「如來威德」，即是我發的心，顯示好似如來那樣威儀，如來這樣的神變，神，這個威神，叫威德神變，我能發如來所發的威德、發如來所發的神變，我都能夠。「為得不退行神通」，我又成就一切神通，這些神通是不可以減少。不可以退轉的，「為遊行諸世界」，所有世界我都可以去那裏。去那裏都不是玩的，去那裏做甚麼？去普度眾生。「為影到諸大眾輪」，即是所有眾生輪迴不同的世界，我都要影得到那個世界裏面，跟他一起。「為自（己的）身（體）順入諸生處」，即是說他因為到一切世界，諸世界，生這個世界裏，順著就能夠生應該生的地方。那麼是做甚麼呢？「為具足不思議大乘」去教他，自己成就不可思議的大乘法，亦要教導眾生，為了在這個地方做甚麼？「為行菩薩行」，度其他的眾生，那麼佛的威德就能夠做到，我又能夠做到。佛在一切世界普度眾生，我又能去一切世界普度眾生，我又同眾生生在那裏，跟他一起來到顯示不可思議的大乘菩薩行。成就菩薩行，這樣就是第八大願。第八大願跟成佛是無甚麼大的分別。

那麼第九大願，正式顯示出這個願波羅蜜多，「為昇不退轉行、菩薩行故」而發大願，昇即是提升自己不再退轉這個佛道的。不會從修行中變了阿羅漢道、即是修阿羅漢位的，又不會修辟支佛的修行果位的。我又不會修聲聞乘、又不會修菩薩乘？我只是修佛乘。這樣就不退轉了，能夠「昇進不退轉行」，這樣來行我應該「行的菩薩行」，那麼又怎樣？使到我「為身、口、意（三）業」都能發揮作用，不會是空無所用。於是我度生了，怎樣度生？「（即）於見時令決定佛法」，能夠接觸眾生的時

候，就使到接觸佛法，使到他們決定信佛法。又「為出一音聲時即令入智慧」，我能夠說法講一個聲音，那些聽眾就能夠即刻產生智慧。我們不可以的，但第八地的眾生就希望這樣，第八地菩薩希望講一句說法，你聽到觀自在菩薩那樣的境界。因為觀自在菩薩是第八地，所以那麼多神通，五神變，「為即於信時」，令到眾生有智慧，初初是接觸你，決定依附佛法。

另外就使到眾生智慧，使到他們堅信不移，當眾生堅信不移的時候，「令轉煩惱」，能夠令他們的煩惱即刻降伏。煩惱完全即刻降伏的，那麼，又「為得如大藥王身」，大藥王是甚麼？佛，因為佛是大藥王身，大藥王救度眾生，替人醫病，所有眾生病，於是佛去醫他，所以這個《維摩經》說：「眾生病，所以我病。」因為維摩示現病，文殊問疾，他不是真的病，他本來不需要病，即是剛才的方便善巧，示現病。因為眾生，我救他們不到，我未能度眾生，眾生病了，我一樣病了。佛就走去醫病。醫這些病，因為你同樣許一個這樣的願，成就我都能夠醫所有眾生病，那麼你能夠醫眾生病，你是大藥王的身。佛就是大藥王的身，即是我要成就佛，其實他不是為自己，是為了做醫生去醫病，醫眾生之病。好似維摩居士那樣，悲憫所有眾生的病，所以他示現病，你不但要示現病，而且示現你是佛，佛是醫所有的病。

病是心病還須心藥醫。心病更難搞，身病很容易醫治，第八地就無問題，第八地就根本無病的，他的身體無病的，因為他第八地根本無分段生死，分段生死都無，哪有病。他只有變易生死，他不會病，但是不會病的時候，會示現病讓人看，你醫人的病，醫所有人煩惱的病。醫病「為行諸菩薩行」而發大願，這些大願就是第九個大願。所以我們說為何第八地的眾生，第八地菩薩是可以不會退轉呢？原因就在這裏了，因為願，我願我能夠昇進一個境界，是不退轉那樣行菩薩行，他不再信這個小乘，他不會修小乘行的。他懂不懂？他懂啊！他不可以不懂的，因為你不懂小乘，怎樣叫大乘？你怎樣度小乘眾生？你懂，但我未必要行，未必做，我知道小乘怎樣修行，但我未必要修小乘行。所以到了第八地，他就不會再退轉，就一定直往成佛的。因為他說要做、成就大藥王身，一直就去成佛，無退轉這件事。那麼第十了，第十，

「為於諸世界中，正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即無上正等正覺，所以我就發大願。怎樣發大願呢？

「為於一毫道中、及餘一切毫道中，都能（皆顯）現出生、坐道場、轉法輪、大般涅槃」這樣的，即是怎樣？以「一毫道」指甚麼？指人的毛洞、毛孔，去表示世界，即是在一個世界裏面，在眾生的世界裏面，顯示出有佛出世、有佛坐道場，怎樣坐道場，菩提樹下，去降伏煩惱，那時候叫坐道場。一坐道場就直往成佛了，因為他無間道，上一次講了，因為無間道一過去了之後，有甚麼？就是解脫道，就即是成佛。坐道場就是成佛前的修行，一往而前的修行，你就顯示你就坐道場，顯示你坐道場之後成佛，成佛之後即是怎樣？你去轉法輪了。轉法輪的時候，你就轉到八十歲，你又怎樣？又入大涅槃。你又顯示出來，在一毫道，即是一毫道的世界，即是世界，好似一條毛孔一樣。但是世界無邊，「及餘一切毫道中」去顯示這些怎樣入？怎樣坐道場？怎樣去成佛？怎樣去轉法輪？怎樣去涅槃？又顯示出來。即是表示甚麼？表示最後一個大願，你成佛。成佛之後，還可以在一切世界去示現怎樣修行成佛。

所以釋迦牟尼佛根本成了佛，在這個世界示現，這個世界是甚麼？好似一個毛孔那樣，即是整個無邊世界來講，它便即是毛孔那樣。這個毛孔世界，我都不捨棄它，都來這個世界顯示，來讓眾生看，知道怎樣成佛，不是，怎樣出世？怎樣出家？怎樣修行？怎樣坐道場？怎樣去說法度生？怎樣入涅槃？示現給你看。不只示現這個世界，示現一切毛孔那麼細的所有世界都示現。所以他們這些願波羅蜜多不是根本智，是後得智來的，是用來的，是功德來的，要成就這些功德，那他成佛？他未成佛，但他願是這樣的，願可成佛一樣。我願好似成佛一樣，這樣不可嗎？你願先，將來才有機會成就，你願都沒有願，你想都沒有想到，都無要求這樣，你成了佛都不會全世界，不是全世界，所有世界去示現這個修行過程，你不會的，是嗎？你未成佛之前，都有這樣的大願，發了一個大願，跟佛一樣的，與佛平等、平等的，別人能夠做到，為何我不能夠做到？「人皆可以為堯舜，你亦人也，我亦人也，吾為其表彰。」釋迦牟尼可以示現那麼多事情，我不能夠示現？

所以我應該發第十個大願去示現，我與其他佛一樣，這樣示現，這樣去普度眾生。這樣才可以，現在在講菩提資糧，菩提資糧是佛果。你要成佛，你要做這些，你要發這樣的大願。不過，這樣的大願，現在你可以發，但你不能夠先成就這些願。要觀自在菩薩的境界，才能夠成就這個願，即是觀自在菩薩可以，即是觀自在菩薩可以，他未成佛，可以這樣示現，示現出世、示現坐道場、示現轉法輪，觀自在菩薩一樣能夠。但是他仍然還有一個無量劫要做，還有一個無量劫，由第八地到第九地，第十地未完成。即是他未能成佛。你這樣做，是不用害怕的，不用憂心的，因為他會很開心去救，普度一切眾生，他可以示現。因為這樣不需要痛苦的，沒甚麼痛苦的，大威德是這樣示現的。這樣就「為以智慧入佛大境界(所有)威(德)神(變的原)故」而發大心。即是快要成佛，以智慧入佛的境界、入佛的大威德的境界、入佛的神變境界裏面。「為於一切眾生界」，是不同的眾生裏面。

「如其深心」，好似心裏面，心是深心。「佛應出(世)」的時候示現開悟，示現使他們「(令)得寂靜」，這樣示現，這個「如其深心，佛應出示開悟，令得寂靜，如示現故」。示現在前面的，我針對他們心裏頭，所要求、我示現佛在適當時間出世、示現這個佛在適當時間開悟眾生、示現這個佛能夠入涅槃。寂靜即是涅槃，使到自己能夠涅槃，所以《阿含經》佛說四聖諦法，一陣子那些人去到阿蘭若修行，沒多久就證到阿羅漢了。這樣，對阿羅漢就怎樣？令得甚麼？寂靜。佛就說十二因緣，那些弟子知道之後，又去阿蘭若，然後(去)靜的地方，寧靜地方，因為印度深山修行，因為城鎮裏面很難修行，嘈喧巴閉(很嘈雜)。一陣子的阿蘭若修行，沒多久又證到涅槃。涅槃即是證阿羅漢果，是這樣的示現因他們的心需要，示現是後面講，動詞在後面的，示現出世、示現開悟、示現使到眾生「令得寂靜」，使到眾生寂靜，佛使到眾生得涅槃。

又看看，又「為正覺一法、一切法，悉涅槃相故，為出一音聲，令諸眾生心歡喜故」，於是就如實地了解一種真相和一切真理。這個法是真理。能夠使到眾生了解一

種真理，能夠顯示使到眾生了解到一切真理，而得到涅槃之相。這樣又有顯現一種聲音，有些眾生聽到一種聲音，自然很開心，就信佛教，我就講法(聲音)沙啞了，去大聲說法，人們都不信佛教。我去發大願，要我一個聲音，他聽了就要信，許這樣的願。又「為(顯)現(出)大涅槃而不斷行力故」，這個顯現出大涅槃，但是我能夠入大涅槃，示現我對普度眾生的行為，和普度眾生的力量，不會中斷的。即是怎樣?即是無住涅槃，是嗎?我又不住生死，又不住涅槃，來到顯示我的功德，功德是否顯示我的力。力要功德，才有力，十力。佛有十種力，就顯示普度眾生行為出來。又「為現大智慧」的境界，要「(地)安(立所有)諸法」，對所有法，用大智慧安住、了解它。又「為以佛境界」和他的真理、智慧和神通，這些智、這些佛的真理、佛的境界、佛的教法、佛的智慧和佛的神通，是「普遍(於諸)所有世界」而存在的，這個是「第十大願」。

而且是佛的境界，能夠在所有世界裏面顯示。所以佛的智慧，是所有世界顯現。佛的那種教法，是所有世界顯現。佛的神通、佛的威德是所有世界顯現，第十大願。那麼怎樣成佛呢?他要成佛的時候，要將……因為所有佛的境界一樣，顯現在所有世界裏面。那這個叫第十大願。那麼這個是第八地，第八地那麼多事。然後我們看看第八地，將它總括起來，有甚麼特點?顯現第八地就有兩個特點，第八地，圓滿願波羅蜜多，第八地圓滿了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都不圓滿，是第八地圓滿，得道的時候，得道是怎樣的願?

第一，願，求菩提願，是圓滿的。它對向菩提，而修菩薩行的，不會為其他東西，所以佛都是，佛的悲是無緣大悲，是無目的，但是菩薩大悲，是有目的。目的是甚麼?成就法，成就這個大菩提，佛需要不需要成就大菩提?每個都行大悲，不需要。是嗎?因為他已成就了，何須再成就，佛的無緣大悲是甚麼?無緣即是無目的，他的大悲心完全無目的，物來順應，物即包括人，物即是人，但是菩薩，他行這個願，都有目的。目的是成就大菩提，這點不同。普通眾生為自己，為自己一切行為，為自己，是自私，他所做一切善行，出發點為自私，佛是無緣的、無目的；菩薩有

緣，菩薩有目的，目的是成就大菩提，還有一個願。要利樂他願。願就有兩個願，求菩提願，第二就利益一切眾生。即是你求菩提的目的，就要成就眾生，成就眾生才圓滿你的菩提，所以又有一個大願，這個願是利樂一切眾生。剛才那十個大願，每個大願都要利樂眾生，是嗎？他一定會成就菩提，成就他自己那麼能幹，又在每一個毛孔的世界，他都會出現，一切毛孔世界又出現，又好似帝網重重，他的威德在一切世界顯現。

一切世界顯現一個世界裏面，一個世界所顯現的事物反射到每一個世界裏面，那麼厲害。帝網重重那麼顯現，那樣的威德。這些願，一方面是要求菩提，一方面是利樂一切眾生。歸納為兩大點。接著第三種，就是力波羅蜜多，更加難了解力波羅蜜多。亦都是第九地的圓滿，i節，「我今當說力波羅蜜(多)。此中略說諸菩薩有七種力(波羅蜜多)」。哪七種呢？這裏很詳細，第一有福報生力，因為有福報而生出一些力量，這些力靠你福報所生。所以一定要福智雙修，要成就這些這樣的波羅蜜多，力波羅蜜多，是第九地。即是第九地都有福報，第九地都有福報。

看看這處，這處其實講福報所生力，其實即是如來十力。願希望成就如來十力，成就十種力量，十力。即是未到佛都已經有十力。這個第九地都能夠。不過它講這處很複雜，照看一次，就是解釋力字，印度人很有趣，喜歡逐樣比較、比較，顯示力的偉大，象偉不偉大？小象力很大，象好似大樹好似鼻拔一些，一拔就出來了，「十(隻)小象力當(比得上)一龍象力」，龍象很厲害，大象，好似龍那麼大。十隻龍象，你又要比喻甚麼，甚麼十又會變甚麼等。又再改，因為太多了，比喻得太多，我不要那麼多。點、點、點，即是三個的，之後金剛，金剛力士，譬如有十個那羅延，那羅延即是金剛力士的意思，十個那羅延所出的力是抵得上一個經過一百劫修行的菩薩力，十個經過一百劫的菩薩力就抵得到、就及得上一個經過一百千劫修行的菩薩力，行了百千劫菩薩力才可抵當、等於一個有忍的菩薩力，什麼是忍菩薩力？忍是甚麼？是第八地菩薩，一個離生法忍，一切法離生法忍，一個能夠得到離生法忍的菩薩力，

他抵得到十個修行了百千劫那麼久菩薩的力。那十個得到無生法忍的菩薩力，即是抵得上，即是及得上，一個最後生菩薩力。

為何這個菩薩力「住此力已」？這些菩薩即刻就出生就會成佛了。成佛又怎樣？即是能夠出生在這個世界上，就成佛，即是釋迦牟尼一出世，釋迦牟尼是甚麼？未成佛前，他是一個甚麼？他是一個最後生的菩薩，然後入胎，入胎之後，他在母親的腋下出生的。一出世的時候，就行七步，剛出生的小嬰兒不懂行，連眼都不開，好似貓眼那樣，他就行七步，指天指地，上天下地那麼指，「天上天下唯我獨尊。」禪宗人最生氣這件事，如果那個佛指天篤地，我就一棒子打死給狗子吃。即是禪宗人最不喜歡這件事。但是印度人最喜歡這種事，十個最後生菩薩力，才等於十個十忍那個得到無生法忍的力等，即是最後生的菩薩。最後生菩薩一出世就夠行走，行七步。那力量還沒去到最高峰，這個行七步的那些菩薩，「十最後菩薩生時力，才當一個菩薩在少年的力量」。這麼厲害！即是釋迦牟尼像這樣的力量，那麼大概成佛的力」。

這樣一個少年，這些菩薩住這些力，之後，他就能夠去趣道場。趣這個菩提道場，少年即是說釋迦牟尼佛好似偷偷出家，出家之後，經過苦行之後不可以，再接受別人給他的奶，喝了，在恆河洗澡，就在菩提樹下修行。那時候就叫趣菩提道場的力。趣道場的力就可以成正覺，第九階段的力，成正覺之後，他以超過八千種的功德，然後得到超過八千種的力量，那時候能夠成就如來遍知一切處非處善巧。十力裏面有處非處善巧。甚麼叫處非處善巧？它有一種力量，佛那種力量，眾生修行、他們那個做過甚麼行為，將來就得到善的福報。他們修甚麼惡的行為，他一定不會得到福報。處就是適當的善行，得到適當的福報，這樣叫處。非處是修了不善行，非處就不得到這些福報，只可以得到非福的果報。

那麼佛就有一種力量，知道望落眾生，他不用望，他喜歡知道那個眾生，就知道他究竟在以前做甚麼行為？他將來得到甚麼果報？到底是做了處的善行，或者做過甚麼？非處的惡行，他都知道。做善行的時候，他將來果報是這樣的。將來的行是這樣

的。這個是處非處，這樣就能夠正遍知。處非處，掌握了。不只是一種，有十種力，我只講了一種，譬如「如是等」，加起來有十種力，這十種力不是可以修得來，是福報所生的力量。是無邊功德，修行功德，福慧雙修的功德所積集回來的，所以佛有這麼多力。那現在十力未講完，講了一種，將來他下面就會將整個十力、整分、整套，究竟十力是甚麼？逐樣逐樣交代，現在暫時就不交代。即是現在講力，我們現在講力波羅蜜多，力波羅蜜多先講一種力，講一種處非處力。還有其它很多力在下面的，就先不講。另外等講佛的十力，就詳細再講過。今日這件叫做？福報所生的力，還有其他力就第二堂，神通力好多神怪東西，各種不同的神通，這幾堂講慢了，原因因為那些境界都不是我經驗所得的，所以我一邊講的時候，一邊要學習知道，因為不熟悉，因為這些境界不熟悉。好了，今日到這裏啦。

-完-